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恩雅作品集



## 不知火舞

突然间，六月就这么活生生的摊开在面前。

还没来得及褪尽春的妩媚，就被夏天撕碎。

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代，我们的眼睛和身体忍受着分离和即将死去再活过来的痛楚，痴痴的笑着。

南斯拉夫终于暂时的妥协，风中之鹰——米洛索维奇疲倦的签下了几个字。

北约忙着自己的家务事，怎样抗衡美国越来越嚣张的声音，至于战争，可以休息一下。

和平似乎在六月绽开美丽的花儿了，大人物们累了，挤出一段让世界暂时太平的微笑。

时尚也在这个时候结束它的繁华，CKONE 终于辞去了那个大叫“喂饱我”没有三围的凯丝莫西，今夏的巴黎新闻发布会只有 Armani 的发言人一句无可奈何的话：时尚已经死了。

既然时尚都死了，就让六月放浪点吧。

我们顶着黄色的，棕色的，白色的假发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是不是没跟上大师的脚步，管他下面范哲思玩的是复古还是简约呢。

在这段空白出，眼睛可以充斥一切，也可以抛弃一切。

老大说亚洲金融危机是别人的事，我们自己的上证和深证指数一路飞扬，走出了一条很优美的弧线，六月来时，它可能受不了这种燥热，缩了缩脖子。

成交量始终没能跟着弧线一路高歌，各种目光由兴奋转为思考，由思考接着沉默。

这段空白处留下一个矢量空间，没有勇敢者和懦夫，只有被炎热起来的空气包围的蠢动。

“还玩不玩呀？”有人急了。

“爱谁是谁！”

城市令人不可思议的美丽和繁华起来，生活也在日新月异的热闹和精彩起来，在这样诱人的表象备有，潜伏着一个空前的剧变，只是这着变化被六月轻柔的面纱隔着，风雨欲来。

这种感觉让人焦躁，打开N个站点去放松一下吧，一片太平盛世，风花雪月的爱情，生离不死别的字节穿进脑波。难怪情吧，陶吧，茶吧火一样的开张了，与其听别人讲故事，还不如自己捡一没人的座，看看明天该怎么办了。

好一个艳阳天，没有十年前北京那个六月各路侠客们纵横江湖的痴狂，也没有去年夏天长江惊涛拍岸的不可理喻。我们的城市越来越阴柔起来，我们的想法也越来越实用了。因为承担太多，干脆就肩不独挑了。

这个六月，风已经不再温柔，太阳又不够激烈，一片灰色的天空。

烽火，欲火，爱火下一步将会烧向何处？

不知火舞，那就让我们休息一下吧。

恩雅 99 夏

## 风尘之上

好象是子夜了，我没有睡着  
隐约听见大堂深处飘来的钢琴声  
我在电梯里发晕  
电梯门一开，我就看见他又坐在哪儿了  
还是穿着  
细小格子的衬衫，头发遮住脸，就象旁边没有人的表情  
我揣着暖暖的杯子，蜷在沙发里  
第一次听他弹琴是在去年的冬天  
南拥着我也是做在这个位置  
他问我是否能爱上他  
我说如果我爱上你，我就要失去我的灵魂  
如果我不爱你，我也会失去我的身体  
那时《命运》就从他指间留了出来，磅礴的气势让我在南的身体边微微的颤抖

人是可以活在习惯里的  
于是我经常在半夜下楼，来到这个叫 SKY BAR 的地方，抽很多烟喝很多咖啡，才能睡去  
下楼的时候，南辗转了一下说：穿上外套外面凉，我也凉凉的说：我不过是失去了我的身体  
我是不懂音乐的人，我只会画些奇怪的画，我画了一百个他弹琴的侧面，有的时候觉得那些钢琴上的键盘都是些黑白无常  
我是不明白这些的，也不需要明白，于是我就习惯听这些不明白的音乐，置身于千里之外  
他看我画那奇怪的画，他就走了过来  
我们象认识了很久，互相笑笑  
他问：那位先生怎么没有下来？  
我的心蜷缩了一下  
我说：他在给他的妻打电话，我需要回避一下  
他的眼睛有点模糊，还是笑着说，那些画可不可以送给他  
我说：那你送我什么？  
并且狡猾的笑了  
他走了，我以为他不要我的画了，我起身离开的时候，身后是很悠扬的一段音乐，我踩着琴声上楼的时候，觉得那个曲子好象是叫《风尘之上》  
很快就是过年了，南回北方城市的家去了，我离开了这个熟悉的酒店和那个叫蓝天吧的地方  
带着南留给我的一堆 VISA 卡继续游荡在这个城市里  
南在电话里说北方很冷，他想念我温暖的身体  
我就在电话里大声的哭，他说他这次一定要办好离婚手续，只是孩子的问题有点麻烦  
初七下很大的雨，我去了 SKY BAR 他看见我进来的时候，音乐断了一下，

又紧跟着流畅下去

我请他喝咖啡，他和我说了很多的话

他说 他没有父亲 他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跟一个女人走了

他又说 他爱他的母亲 但是他得了癌症

他还说 他拼命的赚钱 他不能失去她

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画他的手，按在那些键盘上，告诉他那些东西叫黑白无常

他浅浅的笑说至少他的命运在他的手上

我说我的命运不在我的手上，在风尘之上

我听他弹了一夜的琴，他说风尘之上本来是很干净的，只是我们自己糟蹋了

南再次来的时候，我们成了朋友，却不知道彼此的名字的那种

南抱着我，表情有点抱歉，他厌倦透了他的家庭并且疲倦

他问我：婚姻最大的敌人是不是熟悉？

我问他：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不是婚姻？

南对我的回答表示诧异，他起身去了洗手间，很长时间没有出来，我听见急急的水声从我们心里流过

男人都习惯逃避，从这一处逃跑到另一处，从这个女人逃到另一个女人，却什么都逃不了

南的手机这时候响了

我拿起它听那尖叫般的叹息

是北方城市的号码，我按下那个 OK，心里有报复性的快感

并幽雅的吐出一声：HELLO

是一个孩子的声音，小心而稚气

“阿姨，我爸爸呢？”

我的快感荡然无存

“他出去了”我感到我的心在萎缩

“阿姨，让爸爸快点回家好吗？我妈妈病了”

有一连串的盲音，手机摔落在腥红的地毯上

我把南给我买的東西都留在箱子里，和那些奇怪的 VISA 卡，他再也没有和我有过任何联系，我想我们是对的。

那是我最后一次去 SKY BAR，穿着细小格子的衬衫，和蓝色的牛仔裤，我觉得自己很干净，我走进的时候

耳边就穿来了很干净的音乐，是我们的《风尘之上》

恩雅 99 秋

## 广州酒吧之惊魂记

说是说吃在广州，穿在上海，可是去年夏天，我周游中国，从上海直达广州后，在下实在是干了几件丢人现眼的事情。

走之前对着在淮海路收集的大小衣服包裹惆怅之时，有损友献计，“广州现在热的要死，一定只带最凉快的衣服去”我一向相信：“听人劝吃饱饭”美美的拎了一包短裤，吊带裙跑了去。

怪不得别人，只是自己的虚荣心在作怪，时下上海街头正流行着各种吊带裙，也不管环肥燕瘦的各种体形。于是我开始在广州疯狂献丑……

到广州的第一天，直往朋友的公司冲，当时在做美编的朋友后来说，你来公司后，我的同事总要问，你那朋友怎么总以白花花的大腿示众？搞的一房子春光乍泄。

这本来已经是警告的前兆了，可惜我当时还没有深刻的领会，当晚，有人相约在沙面的酒吧喝酒，前后思量，还是一条吊带长裙，没有遮掩的行头奔出门去。等着这些美术设计出身的人夸奖。结果一入内，有人便怪叫：你为何穿的如深圳来的某些从事不良职业之人？我被浇的不知所措，还好有人宽厚的说：她这个 AZANNA 的牌子不错，来安慰我震惊脆弱的心灵，害人不浅，现在想来。又兴高采烈起来未做深入思考。

过了几日，大家说好在著名的水边吧聚聚，并有某些资深前辈出场，我很隆重的还是那一身 AZANNA 行头出场，谁知广州人习惯不守时，迟到了半个小时，于是我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堪的 30 分钟。在那 30 分钟里，才发现广州真正从事不良职业之人也没有我如此出位，不明白下九路的那些凉快衣服买给谁了，迎着吧台里外各种敌意的目光和若干阿伯可疑的眼神，我只好很知趣的把住手边的杯子不敢有任何声音。稍后和资深前辈们逃离这个著名的酒吧冲向可爱的珠江，可是跳进珠江洗的清吗？

借了几件实在是可以不值得怀疑的衣服后我才敢出门了，可是那时的心情现在想起还隐隐后怕。

广州印象中也唯记得那杯几乎要被我的酒杯了。

恩雅 99 冬

## 红尘蓝烟

在男人眼里好女人是不吸烟的。他们找吸烟的女人做情人，找不吸烟的女人做妻子。

而当今世界许多女人是根本不在乎的，她们不在乎男人或者别的女人怎么看她们，她们想吸烟就吸烟想喝酒就喝酒，某个清晨某个念头在脑中闪过，于是她们就背起行囊走天下去了。这是一种怎样的风流和洒脱呀。我一直觉的活着做女人就应该是这样的。

只要不损害别人的利益，不超越法律的范围，女人尽可以无视一切白眼和谗言，做一切她们想做的事情，至于男人们怎么看，这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只是有些女人，她们抽烟本来就是做给别人看的，似乎连抽烟也代表某种社会角色，一种到处张扬的身价。这时候她们品的不是烟而是自以为是的增加了自己的魅力，吸引了别人的眼光，这就令人有点怀疑了她们的气品。

因此在没有了解自己之前，女人尽可用化妆品，时装来包装自己，而绝

不要用吸烟来点缀，因为这种点缀常常会弄巧成拙，当然的确喜欢吸烟那是另当别论了。

其实我想它（烟）是我的一个朋友，魔鬼也好天使也罢，总之我喜欢它缠绕在身旁，带着思想走向快乐或悲伤。

有人觉得抽烟的女人是本世纪的一种颓废，那留长发的男人呢？性别角色真的那么重要吗？男人和女人之间真的要用某种固定的形体语言去禁锢吗？烟很随性，它并不依附某人而存在，它仅仅是你的一个大智若愚或者大愚若智的朋友，时隐时现，若即若离。

于是我觉得女人吸烟真的是一件太普通的事情，即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也没有必要大翻白眼。好女人总归是好女人，此事与吸不吸烟不相关。

在淡然升起的蓝烟中，我追寻着形式上难得的自由，同时也在那一刻凝固了我所有的情感。

恩雅 98.初夏笔

## 红楼梦之女儿性

一个朋友问及我她看过一幅关于宝钗梦蝶的漫画，不知如何解释，其实当时我也没法解释的清楚，后来明白过来，曹先生也好，高先生后续的也罢都是在向我们讲述关于女儿性的一个永恒话题。

早期西方文艺对女儿性的解释来之与画，从德加的舞女和罗丹无限推崇的女性之肉体光辉，都没有到深处，只是一个静止的画面，后来西方人的《海的女儿》《总丝》才慢慢感觉出来一点流动的女儿美。但是我感觉还是曹先生的《红楼梦》最集中的把中国宁静的佛性和清洁的女儿性，进行了一个微妙的组合。

在红楼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司棋被女人们带走，宝玉没拦住就大骂：真不知这些女人是怎么回事？！长大了就沾了男人的混帐气。宝玉后来也知道了，他为什么是一快顽固的石头，为什么他坚持不做男人，去考状元，去建功立业，在他自己的本性中他能感觉到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维护他心中的至美至真的女儿性。

所以宝钗怎么会去梦蝶是一个道理，谁也不能永远，每一个美丽的时间都有时间的限制，唯梦恒温，女儿性对人世来说是一个个瞬间，一朵朵易谢的花，但对她自身来说却是永恒的春天，在大地上旅行。

宝玉和红楼梦脱离了人世的瞬间，与光同在，注视着浑浊世界沦入的一个个困惑中，依稀回忆那些遥远的梦境。

一切无常者，只是虚影  
不可名状者，在此已成。

回家——那年情人节我想回家

当所有爱你的和你爱的人  
因为远行都聚在一起  
肩上沉重的行李和童年记忆  
地图上写满了爱的定义.....

那年的情人节正巧和元宵是同一天，南方的天空始终飘着阴阴的小雨，冷的人特别的清醒。

大年才过，就急急的领了一个杂志社的任务南下拍一组有关情人的照片。在路上我反复的看着杜拉斯的《情人》脑袋里是一帧帧，风花雪月，才子佳人，尽量煽情的场面。

同行的摄影师也在沉思默想中，我们都试图将这个泊来的节日在中国人的镜头中想象的温情一些。

没有停歇，从找模特到联系外景只花了一天的时间，我们开着车穿越在开始有点情人节痕迹的都市，穿越在俊男美女五彩斑斓的目光中。试图去抓住一双惊心动魄的眼神。

这次请的模特特别的难伺候，总是闲妈湾的海风太大，笑起来的表情显得那么的廉价，衣服换了一大堆，外景也从海边拉到了世界之窗。

还是 NG，一次又一次的 NG，不知道浪费了多少胶片，依然无法实现我那如“ A 亚当斯 ”的愿望。

一簇簇娇艳的玫瑰，一双双踩的地面发抖的高跟鞋，我们开始明白从商量模特价钱的那个时候，就已经丧失了某种真实。

我累了，高度紧张的神经在这个被人称为“ 大肠，调色板，温柔乡 ”的大都市深刻的疲倦。窗外的雨又细细的下起来，“ 回家吧，还有一天就是元宵了 ” 摄影师也累了。

情人节的那天，天气出奇的好起来，我们开这车最后一次游走在城市的边缘，用不固定的眼神。

不经意，开进了郊区，工业区，这是打工者的天堂和地狱。

远远的，我看见了一团火，红红的跳跃在尘土满天的路口。那是一个很淳朴的农村姑娘，他的土布袄子是红色的，绝对不是玫瑰红，象血一样的流淌着。摄影师的眼睛开始发光。

这时从远处的尘埃里奔跑过来一个很黑的男孩，脸上是找到自由的快乐。他们拥抱在一起，阳关下的尘土在他们身边跳舞，我去摸相机，摄影师早一步冲到了车外“ 卡嚓 ” 起来。

是我们的鲁莽吓着了他们，女孩显得有点紧张，解释了一会，她才甜甜的笑起来，快乐的说“ 今天我们要回家了！要回到大山去，这里的老板很坏..... ”

很黑的男孩拥着她踏上一辆破破的中巴，绝尘而去。他们说，他们要回家。

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被叫做“ 情人节 ” 的日子，他们也许永远不知道玫瑰花的颜色；也许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一套衣服要一个月的口粮；也许永远不知道那些很坏的老板的车里倒底坐着几个小蜜；他们只知道，今天要回家。

我们的老板终究没用那张布满尘埃的照片，他也永远不会知道那个情人节“ 回家 ” 对一对恋人来说是一句多么深情的话。

再见了年轻的你深深叹息  
冰冷的泪水都聚在一起  
闭上你疲惫的眼睛  
回到你离开的土地……  
那年情人节，我想回家。  
恩雅 99 早春。

## 靠近温暖的需要

我想起了看过的一句诗：每个人都有靠近温暖的需要。

其实在英语里有一个词：WARM，用来形容女人，翻译过来的话应该是温暖的女人最准确。真正的好女人，是能让人感到温暖的女人，无论灵魂肉体。所以靠近女人的需要就是靠近温暖的需要。

我喜欢这个说法。可惜在我们的词汇里，形容女人翻来覆去的只会用“温柔”。

温柔不是不好，只是我们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发现它与温暖的不同。温柔是阴性的，被动的，让人想起低眉顺眼的女人，笑起来媚也是用来取悦人的，一边笑还要一边看对方的眼色，看是否被人接受。和温柔对应的是柔弱。才有了古人的话：女为悦己者容和今人的：女人呀，你的名字是弱者！

温暖则不是。温暖是阳性的，自然而然散发出的一种气息，从身体，从灵魂。它不用来附和和靠拢你，更不必等你的垂怜，等你的恩宠。

恰恰相反，一个温暖的女人总是吸引你去靠近她，你对她的渴望就像春天渴望阳光，冬天渴望炉火。所以与温暖对应的那个词是“渴望”

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温柔比温暖流行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的温柔的女人就不多，而温暖的女人则实在更少。

恩雅 98 夏末。

## 蓝色理想

当她褪下身上的最后一件衣物，我觉得几乎眩目。

优美的颈项沿着如蝴蝶般的后肩胛延伸，那天的光线很柔和，让凝脂的皮肤反射出圣洁的光辉。

外面下着雨，细细的，有一点寒意，尽管已经是初夏时节。

画室里没有人说话，我们已不是第一次画人体了，但是我是第一次震撼着，那不仅仅是一具肉体，她的灵魂在说话。大头后来也这么说，他当时愣住了有一分钟。



她很羞涩的弯曲着双腿，散开的头发遮住了肩膀，像一个专业模特样的尽职，一动不动，只有垂下的睫毛的微微的颤抖。

我们没有和模特闲谈的习惯，休息时间，我退到阳台上。大家都出来了，有人在轻声的叹息。

“真烦”

“干吗呢？”

“我觉得美的压抑”

“我也是”

大头点燃了烟，我们都狠狠的抽上两口，浓烈的尼古丁证明着屋里的真实。

第二次画她的时候，她迟到了，又是下雨。大家正玩笑着说再不来就轮流抽签做潘玉良了。她还是来了，嘴唇有点青，没说话，迅速的脱下衣服，进入状态。

我几乎是咬着牙，刻画她的侧面的，那微微突起的乳峰，那光洁的小腹，我喜欢她的膝盖，髌关节和胫骨交接的很完美。这种腿形穿裙子一定好看。

“ENYA，干吗呀，都换第三支笔了？”大头注意了我的激动。

“没什么，找不到状态”。

“真没出息，人家是女孩子，上次画美院那老头时，你还说只把那当做一根黄木头，也没见你这样”。

“你烦不”？

我放下笔，踱出去，和小琪讨论起自己的新做的裙子，渐渐的小琪的专业用语就出来了，死命的证明自己是学服装的。

她披着外套，静静的在门口听我们吹牛，话题中那些苏格兰格子，那些巴洛克时代奢华的流苏，她的表情好遥远。我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互相笑笑。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画她。我知道了一些关于她的情况，她是附近一个大学的学生，家在农村，没有父亲，好象母亲有点神经病，她来找我们的时候，第一句话很幼稚：“画人体可以穿衣服吗？”

大头和她谈的价钱，她听后很兴奋，也忧郁了很久，还是来了。

有人在放音乐。记不清好，好象是《ALL OUT OF LOVE》。她的目光一直停在我那条蓝色印染的裙子上，后来我想起那次吹牛我很得意的炫，那是我母亲做的。她的眼睛里朦胧的闪光。

一切落定，她穿好衣服，正要转身离去，我忽然喊了一声：“等等！”声音大的连自己的诧异。我调上了蓝色的颜料，飞快的在那裸体的画面上画上一条蓝色的裙子。

大头说我那时疯了，那是人体报考作业呀。可是我知道，那不是一张画，那是一个女孩关于美丽的幻想。

她怔怔的站着，终于有泪水滑过脸庞，低低的说了声：谢谢，就消失在夜幕中。后来我们才反应过来，她没拿模特费就走了。再也没有见过她，我们各自被时间淹没在岁月里。

大家都有了自己的位置，小琪去了中国美院服装系开始她的真正的“裁缝”生涯，大头那也没考上，却直接去了美国，用他的话就是说：stick to it , no matter what people. (你干你的，别管别人说什么)

再也没有人黑暗中抱起老吉它大声的唱歌，再也没有人会揪揪你的辫子

说：嘿嘿臭美，小妞。

两年后的冬天，大头从美国回来了，在电话里兴奋的叫着：come here baby，我在宾馆里开了房，大家聚聚！我笑着问他：“还画人体呀？”他说：“那能呀，打牌嘛，do as the romans do.（入乡随俗）”

还没开局，就有人打电话上来问要不要小姐。大头嚷着说：先上来看漂不漂亮。

门铃响了，，一个穿的很妖艳的女孩，那优美的颈项，那长长的睫毛，我猛然去看她超短裙下的膝盖，髌关节和胫骨交接的很完美……完美的……

她楞了一下，飞也似的跑了，我记得我记得，那晚她穿蓝色裙子……

“怎么了，做贼呀。”小琪不满的嚷。

“shit, i really think i have been she some where?”（我肯定在哪儿见过她）大头小声的嘀咕。

“你肯定是在美国见的小姐太多了，打牌打牌……”

“我慌张的解释。”

繁华的灯光，在这个城市闪烁起来，真的不想，不想去惊醒我的记忆里，画中那穿着蓝色印花裙子的姑娘。她穿蓝裙子真的这么好看……

恩雅

98。初冬

## 零点的鬼

零点的鬼走路 十分小心

害怕摔交，变成了人……

这是你给我读顾城诗的第一句，那时我们都很年轻，甘心做一个“零点的鬼”

你喜欢留很长的头发，说这是你创作的源泉，我用大块的纯色彩画你抽烟的表情，希望有一天象凡高那样用刀割去自己的耳朵。

后来，你决定南下，走时你说，ENYA 等着吧，一年后你看《南方周末》会有个艺术家的专题，那就是我。你剪了个漂亮的发式，就走了。我开始喜欢上德洛克洛瓦，感觉含蓄的色彩更能表达些什么。

再后来，我没有在任何杂志上看到你的名字，却在电话里听你说，要用一个企业家的眼光去经营一个艺术化的公司，而不是用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去经营一个企业。那时我又迷上了电脑绘图，简单方便，尽管有些颜色并不打动人。

再见你时，你理了个光头出现，我正忙着交一张张精致的电脑作品。你说：HI，ENYA，头发不重要了，关键的是生活和挣钱呀。

你没停泊多久，再度离开这城市时，你突然狠狠地说：ENYA 你还能用凡高的色彩画出我的头像吗？我的手在键盘和鼠标间停了好久，眼前是一片遥远而陌生的颜色。

有一天我又听见那首诗：零点的鬼走路 十分小心 害怕摔交变成了

人.....

我知道我们都变成了“人”也许活的自以为是。

## 我的精神家园

曾经有人告诉我，看见流星的时候许的愿望就一定可以心想事成，于是在某一个一颗流星带着五彩的尾巴划过天际的夜晚，我立即双手合十为自己的未来虔诚的祈祷，后来才知道那不过是一架夜行的飞机。

我感觉失望并且沮丧，这里面似乎暗示了年少痴狂的臆想。

从知事的时候，我想我们就生活在一种互相攀比的欲望里，而这种欲望总感觉不是自己的，而是我们的父辈对过去不满足后残留下来的梦想。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几乎没有选择并且非常努力的抓住这个信仰向先爬行，我想爬行不是特立独行的，它在前进中往往带着一点随波逐流意识。

我稍微长大后总感觉那种前进是将自己深处的灵魂出卖给极度理想的残缺，并为此显得紧张和不安，眼睛里经常可以看见过早的蔓延出来的血丝。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意外的沉浸在西洋绘画中，在那些油迹鲜艳，千锤百炼的色彩里，让我有了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快乐，我几乎感觉到我要和父辈的理想脱轨了。

那个时期，我竟然在看过一次未名画家的展览后，潇洒的对别人说：读书能怎么样，凡高就是一小学生。

于是我坐在这架潇洒张扬的滑翔机上，离现实越来越遥远。

我开始和一裙穿很破牛仔裤，大衬衫的所谓艺术家混迹江湖，挥霍起能体会的青春时光。

在一个又一个流传着浪漫的城市里，重新塑造起我的精神家园，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旁人和亲人等待浪子回头的失望目光。

终于有一次，我疲惫不堪的回到家乡，行走在离开很久的校园里，我诧异的发现昔日的好友同窗和说的都是有关：TOEFL，GAMT，MBA等等陌生的名词。

那夜我抽完了最后一包烟，站起来看见镜子中一张泪流满面的脸，我想那是蒙娜丽莎的眼泪吗？我拿起画板把镜子砸了，无数个破碎的我散发起晕眩的光芒。

第二天，我回到了学校。

并且在那年很轻易的考上了大学。

说实话我不喜欢学校，那是个充斥着关于高尚，规则，和种种文明游戏的地方，也充斥着没有任何杂念的有志青年。

但是我自由并且快乐了几年，这段时间我学会了文明的意义，却不妨碍我在一些漆黑的夜晚，和以前的画家们在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大笔的画我们的人体。

当我上铺的女孩考上了研究生的时候，我再一次陷入紧张中，为了磨灭这种紧张我疲于奔命于出国留学的种种战争里。

我的父辈为了我又有了这种高尚的理想显得欣慰，而我却在一次又一次流星的轨迹里自由落体再回首。

这是一种始终轮回的战争状态，让人心力交瘁，我的精神被流星和自造的飞机分割为两块，互相残杀。

终于，我拿到了一个美丽国度的邀请函，然后选择了一个笑傲群雄的姿势走出了校门，在秋风渐起的路口，我遇见了很早以前的我的美术老师。

他还是留很长的头发，穿着颜色模糊的牛仔裤，但我看他的眼睛显得那么沉静而快乐，我相信那种快乐是简单的，是黑白的画。

他惊讶着我脸上的迷失和惆怅。

我问他怎么样才能终极快乐的方法。

他点着烟，眯起眼说：人生只有一种成功，就是以你选择的方式度过一生。

我在风中站了很久，不觉中有泪滑下。

恩雅 9 9 初秋

## 喜宴

玫瑰花的艳红

是拿给女人点缀的

鸡尾酒的翠绿

是拿给男人浪费的

高楼上的灯火

是拿给旅人凝视的

我自己的孤独

是拿给我等待的那个人挥霍的

我手中拽着今年以来的第三张喜帖，暗红的底纹张牙舞爪的跳跃。

她在电话里说一定要我去做伴娘，我闭着眼睛死活没答应，抛过一句话：自己上路吧，别拉个殉葬品。空气一下子凝重起来，我们彼此站在电话的两端，不知所措。

隐隐约约感觉到她要嫁人的时候是去年冬天，我问她看没看《不见不散》，她笑疯了和我侃了半天，忽然说：“你看的时候哭了吗？”我楞着。

“当我一个人坐在房间中笑，发现自己的笑声在房间中孤独的回荡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哭了……”

我赶紧收了线，回想起自己那天的表情，不！我没哭，我笑的挺坚强的！

订了一大束马蹄莲，准备送去，她原来总嘲笑我喜欢这种象大蒜一样的花，现在我要狠狠的嘲笑她这段象大蒜一样的婚姻了，刺激着我流下不真实的眼泪。

其实

月亮是很容易觉得寂寞的

其实

星星是很容易相互厌倦的

其实

我们是很容易遗落故事的

那时我在翻拍戴比尔斯的广告片头，突然就停电了，放到“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时候。这是我们都喜欢的一句广告语。他说过要她等他从大洋彼岸回来，亲手给她戴上一颗钻戒的。

啪的，停电了，见鬼，一房间漆黑，幸好，电话不停电。

她总是比我先一步打过来“片头做完了没？”

“没有，停电了，死机了，气死我了！！”

“我不想等了，我怕黑”她有一句没一句。

“什么？！”我在黑夜中睁大了眼睛，辟哩啪啦一阵杂音，系统崩溃了。我终究也没能等及来电，把那个“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故事做完。

所有的等待

都会凝结成一段空白

所有的寻觅

都会演绎成一个问号

我用一柄尖利的刀

把它们哀怨的结尾 轻轻的划掉

喜宴那天，下雨。

我抱着那束大蒜一样的花，幽灵一样的出现在她面前，结果把自己吓了一跳。

她脸上的粉覆盖着我找不到我认识的那个人了，感觉化妆品是化妆品，脸是脸。

“我今天漂亮么？”她特自信的问

“你哪天都比今天漂亮”实话实说。

她抓起一颗喜糖塞进我嘴里，顺便把我塞进一堆红光满面的人群。糖在嘴里慢慢的融化，也在心里慢慢的发孝。

走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口，雨飘在我们的头发上，我们冰凉的指尖碰碰，她摸了摸我的头发，挤出一个笑容：“最后不说点祝福我的话吗？”

“停电的时候，打我的电话”我转过身去，走向雨中，身后的喜宴也在渐渐的落幕。

恩雅 99 初夏笔

## 夜深了，我是我的

有段时间，经常会彻夜难眠，就睁着眼睛到天亮，抱了个网球拍飞快的冲了出门，总怕一个黑夜的思想抓住了脚后跟，纠缠不清。

连续几天下来，就怕回家，就怕夜深躺在床上和睡眠做斗争。

尝试着数羊和喝一点点的红酒，依然没用，我可以数到5位数以上的羊看见第二天的太阳。

在某次极度疲惫的折腾之后，我想洗个澡会带来好运的。

不经意的翻出来早些年被我遗忘的一条短裙，细小的花边鬼气的招手，它正好可以遮住膝盖，那是人体最丑陋的地方。白色的下摆低眉顺眼的游荡，很奇异的是，那晚我睡的很沉，于是以后的日子里，衣橱里粉墨登场起各色的睡衣，我觉得那是梦的衣裳。

原先听人说过某些人居然会有裸睡的习惯，脑袋里就引伸一堆恐怖的画面：天地为被，茹毛饮血，抛尸荒野之类的。

人最脆弱的时候应该是在黑夜里快要入眠的那一瞬间，我想找个什么喜欢的东西把身体围绕起来，自己就是自己的了。

夏夜是可以放肆的，找了多年前父亲的蓝色格子衬衫，满屋子转时，上一代的朴实温厚就从骨子里钻了进去，清爽并且快意着，忽然有损友登门，套上任何一条长裤，拉开门就可以听见人家的口哨：酷呆了你呀。

最懒散的是冬天漫长的夜，外面是很大的风声，套着那粉色的棉褙可以窝居一天，象一个冷却的面包，把身体和灵魂隔离开来，是安全的。

很怕上街遇见穿睡衣出来散步的女人，脸上是褪色的妆，焦黄的头发束在脑后，她们总是没有生气的，她们把自己和梦拖在太阳下暴晒，魂飞魄散。

有次，围剿密友的衣橱，发现一件细肩的长裙，暧昧的红色含蓄却沸腾，我看着它浅浅的坏笑着，终于知道，还有一个如此善待黑夜的女人，就感觉温暖。

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自己的却往往是给别人看的，正如那些肩线笔直的服装和坚硬的皮鞋，但是我们的身体在黑夜来临的时候却象丝绸一样的柔软，找件梦的衣裳把它包裹起来。

夜深了，我是我的。

恩雅 99 秋

## 游戏的城市之哈尔滨

序：我以为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可以看见阳光，后来才知道温暖活在我们的心上。

哈尔滨印象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来到这里，传说中南方的人在哈尔滨的冬天是会冻掉小脚趾头的，就有过很坚定的想象，那里的人一定是经常穿很厚的袜子的。

去哈尔滨之前，我往箱子里塞了很多袜子，尽管已是南方八月，直到后来我去松花江看见了有人在愉快的游泳，才相信哈尔滨也是有夏天的，而且很热。

入夜的时候，北方城市都开始安静下来，只有两处是热腾腾的，一处是烧烤一处是澡堂子了。

哈尔滨的人很喜欢洗澡，不在自己家里洗，一定要去很讲究的澡堂子，我去过的那家叫山水澡堂，名字里隐隐约约的透着风景。

拐过好长的道，看见了一个很恐怖的情景：一个长的象小山一样的女人

躺在那里被人用巨大的瓜藤搓着，看过去两个人的表情都很痛苦。后来知道这叫搓澡，皮肤被还原成赤赤的红，象初生的婴孩。

到我的时候，是害怕的，转移痛苦和搓我的女人聊天，问她这样一次要收多少钱，她表情很 COOL 说：你比小山便宜 20 块。心里有点安慰，才明白“胖”有的时候是一种奢华。

折腾了很久，出来的时候，朋友结帐说我是个很便宜的女人，脸上是很快乐的坏。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城市，它的白天是传统和宁静的，凉凉的夏日下有妆化的很浓重的大妈在路边擦鞋。

它的夜晚就开始复杂，也许是在以前的日子里被俄罗斯和日本人侵占过很长的时间，一些奇异和狡猾的气氛就在夜的空气下弥漫起来。

哈尔滨有条著名的步行街，可以光着脚走过去，我就试过，冰凉而舒服，街中心是很著名的马迭尔宾馆。

一个胖子朋友带我去的，在地下三层是一个黑暗的酒吧，我是不喝酒的，吃了一篮又一篮的爆米花。胖子说在哈尔滨不喝酒的女孩很少，我真切的看见对面一个长的很精致的女孩一瓶又一瓶仰着脖子往嘴里倒。那种啤酒叫“KARUONA”俄罗斯产的，透着淡黄的气味和迷离的光。

走的时候，小姐送我一件 T 恤，说是第一次来的客人都有。拿回去仔细的看，上面有一个象嬉皮士的人指着自已很大的屁股，下面是一行英文：kiss here

于是对马迭尔有了很深的印象：爆米花，卡罗娜和大屁股。

夜再深点，黑天鹅夜总会就会有大胆的舞蹈表演，好象有家叫小野娱乐中心的地方也有类似的节目，但是是日本人开的，心里就反感的厉害。

那些妖娆的女人在黑夜中绽放，而白天这个男性化的城市行走的更多的是朴实而健康的男子。北方城市女人多半出现在晚上，我是一直不明白的，这里的人们更象他们常吃的延吉冷面，表面上是平静如水的，浮华深处却隐藏着不知火舞的故事。

在黑夜中行走的多了，是渴望阳光的，每个人都有靠近温暖的需要。

那个岛在松花江的另一端，传说中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个美丽的名字太阳岛。同行有个男孩叫 BLUE，叫他的时候 BLUE，BLUE 的连贯起来象小号的回响，悠远而明亮。他说太阳岛是血腥的，我始终不明白，去了虎园才知道。虎园是太阳岛最著名的景点，养着很多美丽的东北虎，我们坐车慢慢穿行，它们就在很近的地方散步，有人放出了一只小牛，瞬间美丽的虎就围了过去，一会儿只剩下一些斑点的血迹和白骨。车上有人兴奋的尖叫，他们的表情和东北虎一样，残忍而顽固。如此接近生命死亡的过程让我害怕，我以为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可以看见阳光，我说我要买下剩下的小牛，放它们回家种地，表情是坚定的。BLUE 微笑指着远处老虎说，你能买下它们回家散步吗？

后来，我们沿着漫长的松花江畔行走，太阳的余辉洒在身上，隔着江是看不见太阳岛的，我知道温暖活在我们的心上。

## 游戏的城市之杭州

序：每一次走在西湖的边上都会想，那湖总是那么宽容么？

去过三次杭州，一直都是绕着西湖走的。

第一次去，还是小孩子，调皮的很，大人就威胁我说要把我丢到西湖里洗洗，一直很亲近水，对水莫名的情结应该是从西湖边开始的。

第二次去，已经是学生了，听话了许多，也没了棱角，但是骨子里的东西却是不会变的。住在浙大里，门口有个很高的毛主席的雕像，每次经过都要低眉顺眼的看一眼，然后可以听到浙大的学生老气横秋的说：第一：你为什么要到浙大来？第二：你到浙大来做什么？（竺可桢校长语录）我想第一：我没钱，第二浙大的宿舍比较便宜。

当时同来的考生都到中国美术学院的边上去住了，大多都挤在一个朋友的画室里，一个叫荷花池头的地方，就在柳浪闻莺的对面，早晨一出门可以看见偌大的西湖结满了透明的惆怅。

那时我每天奔跑在学苑路和南山路的线上，坐很久的车，看很长的风景。还是早春，空气还非常的冷，去看他们的时候，看见画家的手上有冻开的口子，他说来的人多了，被子不够。

后来，我从浙大偷了一床被子丢给了他，很庄重的说：毛主席说革命要彻底！

离开杭州的时候，画家请我去美院边上一家叫“西部小镇”的酒吧喝酒，他说，在西湖边住久了的人都很有感情。

杭州总是这么一个温情的城市，再疲惫的人到这里洗礼过后，都会温存起来，那些白净而文雅的姑娘，那些古典而潮湿的建筑，不知不觉中镶在眼眶里，轻柔的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

过了很多年，第三次到了杭州，住很漂亮的宾馆了，把许多事情都淡忘了。去楼外楼吃很正宗的醋鱼和滋味观的蟹黄包，恐怖的很都是甜的，可能是受沪菜影响的关系，吃多了要做恶梦的，我经常抱怨。杭州是个消费不算很高的地方，在丝绸市场买了一堆上好的缎子，纪念我们这如此柔软的城市。

去六和塔的时候正赶上下雨，钱塘江在远处安静的挂着，它也没脾气了？其实是玩笑的，它还是不发脾气的好，据说早先时候，一涨潮要淹去不少人的生命。

再跟着豪华的大巴去灵隐寺，没有看见济公先生，导游说他几百年前就被赶出了灵隐，去了西湖边一个叫虎跑的地方。心里一紧，又是西湖，那湖总是那么宽容么？

夜深的时候，终于在西湖边的一个叫“湖畔居”的茶楼遇见了久违的画家。我很快乐的说：再找不着你我就要跳湖了！他说：现在跳湖的人可以告他影响市容的。坏笑了很久，他领我围绕着湖畔走过去，西部小镇边上已经有了许多的各种酒吧了，“挪威森林”从远处看蓝幽幽的一片，据说是个北欧回国的女人开的，紧靠着的是“同至 BAR”我不明白“同至”和“同志”有什么联系？画家笑笑没有解释。

夜幕下的西湖被它们点缀着，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这湖一直都是这么宽容的，六朝古都的惊艳和新都市人类的故事就这么一直一直的演绎下去。



## 游戏的城市之西安

序：我想人是有根的，长脚底下，轻轻的触动它，就会有细小的疼痛。

### 西安印象

我去西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年轻，尽管我现在也很年轻，但是在那样一个浮躁不安的年纪踏进那样一座城市，是会心慌的。

和很多画家小朋友半夜到的西安，一下车就看见巨大的城墙了，我们的眼睛在黑夜中发光，呼吸跟着凝重起来，拖着浩浩荡荡的画箱，可以听见脚步声在啪嗒，啪嗒的回响。

我记不清那些画家小朋友的模样了，据说对时间没有概念的人可以一直新鲜的活着。

只记得西安的出租车异常的便宜，每次出门都是若长的一个车队，后来听说克林顿开着他的大奔也去了那儿，其实到西安不坐 TAXI 是件很不划算的事情。

西安长的很有规矩，四四方方，不会迷路的，每次我都以鼓楼做为中心认路，走的多了，就发现鼓楼边上的冰棍非常的好吃，长的也很朴实，楞头楞脑的一根抓在手里，走一段路就吃完了，又走回去，总是要来来往往好几趟。

有人交代我说一定要吃羊肉泡膜，其实我是不喜欢它的，碎碎的一碗飘荡在那里，没有灵魂的表情，倒不如熏肉饼子，外秀而惠中。

去爬了几次城楼，太阳很毒，阳光洒在脸上都是白色的，趴在城楼上看城里城外的人进进出出，心里是矛盾的，不知是进是退，身在何处。

经常可以在白天的街上遇见骡车经过，上面坐了很地道的陕西的老农，很典型的罗中立的《父亲》，他们也很守交通规则，红灯一亮，那骡子就停了下來，大大的眼睛眨巴着，我们就围上去拍照，它也不害羞，很配合的做着 SHOW。

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是不知很多东西的，和老农聊了会，我问他骡子到底算是什么东西。他特可乐的说，它爸爸是马，妈妈是驴。好象陕西人很喜欢这种动物，在西安有个很大的服装市场就叫“骡马市”据说那里有好些出口转内销的东西，可爱的紧。

都要例行公事的去兵马俑，我们也不例外。

在进门的时候被人当作了日本人，硬要我们买国际游客的票才让进，那一次是很愉快的，也不知是谁急了，喊了一嗓子：他妈的，买票的大笑成一团，放了进去。

兵马俑的脸每一张都是不一样的，千百年的洗刷，却依然很性感，嘴线很有楞角。

在一号坑的边上，我看见了一个跪俑，屈着双膝，很累的蹲在那里。眼睛向上微微的挑，他活着的时候一定很不快乐，我想。我看着他很久，他的眼睛就象要流出泪来，后来我一直回想他弯曲的膝盖，他活着时候一定是爱过怎样的一个女子的，却得不到她，都做了殉葬品，她应该也在某一个地方相对的跪着，跪了好几千年。

古人的爱情多半是无奈的，去了华清池看杨美人当年洗澡的地方，偌大一个林子，埋藏着那场宏伟而无奈的故事。

西安的白天有些张扬，摆足了帝皇将相的豪气，抬头看天，可以看见始皇帝巨大的背影高高的挂着，尘土飞扬。

还是喜欢西安的晚上，烤肉的炭火点起，就有了人间烟火的味道，那些长袖善舞，低眉顺眼的美人就缥缈而来，结满了透明的惆怅。

有人买了些叫“埙”的东西胡乱的吹，总是很低沉的声音，伴着满天的星斗，隔开几个世纪，声音是莫名的慌张。

由西安往上去，是延安和安塞。

到后来颜色是大片大片的焦黄，绿色几乎没有了，让人晕眩的风沙迎面而来。

在延安终于安静的画了很多画，爬上很高的山去画，一天不下来，水喝完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放羊的孩子，他有很热情的眼睛。到人家家里吃了很多膜和水，后来不好意思了，在包里翻了半天找出一块在西安买的电子表，会大声叫唤的那种。他很高兴说要送我一头羊还问我那天还来喝水。我说不来了，羊你帮我养着吧。

天黑的时候他送我们下山，走出去很远回头看时他还在那里，变成一个小黑点和一圈小白点，那是他的羊，里面还有一只是我的。

安塞就更小了，人们在太阳下兜售剪纸和腰鼓，我很怕吵，威胁说谁要是买了我就要去虎口飞黄，于是在安塞的日子是寂静的。

不能再往上走了，画家小朋友的脸都是土灰色的，和兵马俑很象，回家的路上就一直惦记小黑子飞黄的地方，一步一回头。

漫长的归途，江南水乡的声音在心底荡漾，直到下车，看见了江南的雨了，脚底的根慢慢的滋长起来，那种干涸的感觉才消失。

心里有什么东西飘飘荡荡般落在了地上，绿绿的快乐。

## 宝贝，等我给你挂满心爱的玩具

引子：我经常听别人说故事，总是感觉那些故事有一天也会是我的。

那个女孩的脸我想起来还异常的干净，她给我说故事的样子也是那么干净：

我睁开了眼睛，汗水湿透了白色的床单。天花板的颜色也是苍白的，我分不清天与地。宝贝，你终于走了，我抚摸着浸湿的身体，微微的笑着。

宝贝，你真的离开我了，我还记得我最后一眼看你的时候，你那么小，已经没有了生命，象一朵凋谢了的花安静的躺在那里，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只是你曾经柔软的坚持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你很任性，你没有和我打个招呼你决定要来到这个世界，我也很任性，不和你商量就决定让你离开这个世界，现在我们两败俱伤的躺在彼此的视线里，生死隔岸。

生命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后来我总是抽很多的烟，收拾你给我的记忆，在白色的烟雾中，我就能看见你和你父亲的脸，你们应该很象，一样的倔强，一样的对生命充满了希望。

宝贝，我让你们都走了，我没有回头看过，我还没有为未来做好准备，你们都对着我叹息，而我不想将来对着自己叹息。

宝贝，你还不明白的，呵，你那么小，那么无助，等着我们安排你的命运。

我承受着巨大的痛楚，将你和未来剥离开，感觉就象在和整个世界分离，你的父亲抱着我的头问我想哭吗？我坚持到他的背影消失在这个城市里。

宝贝，你应该象我一样坚强，不要去相信所谓的命运，那是个唬人的东西。

宝贝，你来的太突然了，我看着你无声无息的离去。

你一定很伤心，这个世界的繁华你看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就被黑白无常追了回去，你一定会怨恨我，我知道的。

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

太多太多的事我还没有做

宝贝，我不想你来到世上看到的是一个单薄的母亲。

也许你会有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有一个很伟岸的父亲，还有一屋子心爱的玩具，但你也有一个太不安，太年轻的母亲。

她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什么是道义，她只是幽怨的活在一个历史的错误里。

宝贝，等我长大好吗？

等我的翅膀已经能载的起你的梦想

等我的双肩已经能负的起你的渴望

我们拉个勾，虽然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可是知你愿意^\_\*

宝贝，等我，等我在你的屋子里挂满心爱的玩具。

恩雅 99 夏末

